隋書

一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群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

節階齊朱豪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

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户賜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愼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揔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户以弟岳爲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

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忽之曰我若作天子
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
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摠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
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
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
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
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
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
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
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

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
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
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
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
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
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
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
巴蜑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
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

鎮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荆州揔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眞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爲儀同玄奬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内史令俄而江南人李棱等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爲行軍揔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楊子津進

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二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郡沈玄懀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懀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懀黟歙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

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寇前後百餘
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
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
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
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
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
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
以大兵揔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
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
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亡賊皆歸之

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素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為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

優於高熲至於推誠躰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
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
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
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
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
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緡
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
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
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轝鹿角爲方陣騎
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

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奬玄縱積善並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

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為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

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旍江表每禀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横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素經營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躰國欲使幽明俱泰寳祚無窮以爲陰陽之書

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廓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户子子孫孫承襲不絶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

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
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
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躰國
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
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
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
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後因出勑曰僕射國之宰
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
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
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

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
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閤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
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錄出
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
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
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
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
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
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
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

討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摠管河北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絶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

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
恤在疚荒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
庸虛纂承鴻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
敢失墜況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包藏禍心自幼
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
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
私假署置擅相謀殺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
爲惡不同同歸於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
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
先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撫伏苫廬顛而不救也大義

滅親春秋髙義周旦以誅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
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
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
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
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
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勲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
物惟始便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荊南
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勲夙著誠節及覊旅朝端具瞻惟
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
蒲州關梁斷絶公以必擊衆指期平殄髙壁據嶮抗拒官

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氷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趣巢窟晉陽之南蟻從數萬諒不量力猶欲舉斧公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雙交漁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

之矣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勲竹帛哉功績克諧嗟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蹇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鄉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消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勲朝端出摠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旻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疎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寢

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齎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潛恩大澤使同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

訃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眞食二千五百户其年卒官謚
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
内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轀車班劒四十人前
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
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
風聲於没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
節叶賛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
徽春秋遞代方綿歳祀式播彫篆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隧
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
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
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
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
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
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
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
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
磑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
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為查所傷

由是竟爲宦者性好沉静内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
九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
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爲邵
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
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
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
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
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
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
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

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改

封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疎出約為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惜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孚玄挺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户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冀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勳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户壽陽劉叛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塼井在陣生擒叛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雋圍懷州與行軍

揔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户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禄大夫從幸江都宫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禄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户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揔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

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入為虞部下大夫高祖為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户拜資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摠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倜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

高叉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宫諂君於奢侈謀廢冡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殄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内懷狡筭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列傳卷第十三　　隋書四十八

列傳卷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牛弘

特進臣魏　徵　上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尞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寛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内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内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

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
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
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
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
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
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
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
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
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

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
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
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
藏内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
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
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
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
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
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

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

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録揔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

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

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
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
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悋惜必須勸
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
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
篇籍稍備進爵晉章郡公邑千五百户三年拜禮部尚書
奉勑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
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
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

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揔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

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
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
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
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
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
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
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
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
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
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

卿次上卿言皆侍席共於一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二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録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

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
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
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
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
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
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
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
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
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
百四十四尺巛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

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説悉同建安之後海内大亂京邑焚燼憲章

泯絶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
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巳還咸率兹禮此
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
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
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
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
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膚淺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
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
神斗白曰顯紀黒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

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
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
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
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
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
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
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
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
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
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

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必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

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雝者何禮記盛
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雝明堂陰陽錄
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
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雝太學
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雝太學同實異名邕
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
水圜如璧則曰璧雝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
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雝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
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

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牖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

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
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輙
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
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
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
皆是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
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
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
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

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
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
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
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
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
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
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
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
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
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

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
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
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
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
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
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
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
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
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

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

謹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最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

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朞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

深識其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
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荅及嗣
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
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
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
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
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墠時牲牢並弘所定還
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
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
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荅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

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賵贈甚厚
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
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
於行上嘗令其宣勑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
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
委遇彌隆性寛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
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
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
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
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

輟其質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澂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列傳卷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特進臣魏　徵　上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任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爲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巖谷徑路懸絶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後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勳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寔崇榮冊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

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尉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

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嶮隘易生艱阻王謙愚惷素無籌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録前言爲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侔造化一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寔聖人之躰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胸襟運奇謨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眷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蓍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寔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上省表大悅下

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乃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禮初為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為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鼎字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遊宴鼎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

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龜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龜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龜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侍之如初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龜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暝宮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龜與五十人赴之為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凉王暠之六世孫祖延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迴顧當為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魏大統中

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爲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

隋及受禪拜陜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爲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爲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爲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

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將圖之爲兄則所遏孝
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爲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
甚密及閔帝受禪護揔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
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揔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
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
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爲
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既而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
俄拜壽州揔管賜孝矩璽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
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令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
朕意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揔

管屯兵於江上後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節涇郡養德臥治也在州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都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褒最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得家素

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脫身而出爲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以功超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刧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佗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

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一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爲物所疑臣之罪二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横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十四年以行軍摠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摠管從漢王至栁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爲寇襃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爲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襃詰之掾理屈襃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襃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大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

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
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
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
是不能為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
戰功賜馬二十匹綿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
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
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曆已盡我其代之榮深
自結納宣帝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
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番部大夫高祖受
禪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

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
軍事行軍摠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
帝即位入爲武候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
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
還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
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
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
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
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
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

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甚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賻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

須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從至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雋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

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州揔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揔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為車騎將軍及高祖為揚州揔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為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晃以行軍揔管從至馬邑別路出賀蘭山擊賊破

之斬首千餘級晃性剛悍時屢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數歲還原州揔管仁壽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爲之發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朔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

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悊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
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悊為内應悊謂安曰寢
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
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
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
不意叔父無狀為兇黨之所 蠱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
全首領為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
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為之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
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為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
進封趙郡公悊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即位授安内史侍

郎轉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楊素司馬仍領
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
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
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
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
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
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
將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
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悊開
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

戢犯塞以安爲行軍摠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悊爲衞州刺史安子璵悊子瑋始自繦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奬大節躰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寔繁姦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衞州刺史黄臺縣男悊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

僉誠節嘉之無已疇庸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各教之方自勵有地朕嘗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録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懋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口復以懋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謚曰懷子璲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懋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皛幼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悊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侃言

列傳第十五　　隋書五十

特進臣魏　徵　上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雒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黃鉞上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覺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

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揔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以乘釁遂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揔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

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
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
俄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
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
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
敏慧美姿儀頗涉群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
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
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
盩厔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崤郡守入爲御正上士高

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戸還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揔管王長述泝江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揔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日授内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加以勵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寛平顯爲政不同部内各化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

子遷鴻臚少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爲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年遷大理卿後爲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户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

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群適與其言又
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
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
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
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
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
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
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
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
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皆盡知之時高祖

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幷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亂之極必致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

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

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閒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嚮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

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

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閒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罪武陽公李充曰請

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欲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答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

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　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

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揔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

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
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
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
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隕雨
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
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
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為意利彌豆
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
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
給晟箭六侯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群飛上曰

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弦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内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取

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
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
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
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
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揔管聞其
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
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
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
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
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

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値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斜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勅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悉

令相州之地本是齊鄴都人俗澆浮易可搔擾儻生變動賊勢即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躰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

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頼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賵贈甚厚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甘覔親御後遇諒於并州

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
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侯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
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覽獨
擅雄辨熾早稱奕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
不墜晟躰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懍彼戎夷傾巢盡
落當滕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
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列傳卷第十六　隋書五十一

列傳卷第十七　隋書五十二

特進臣魏　徵　上

韓擒 弟僧壽 洪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行軍揔管擊破之又從宇文忻平合

州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群臣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

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
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
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
深謀大畧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
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
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
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
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
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
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爭功

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鋭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

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摠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即拜涼州摠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荅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嗣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

玄感之作亂也引世諤爲將每戰先登及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殽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致醉世諤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迥每戰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戶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爲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爲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雞頭山破之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屯蘭州以

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總管還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會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京師時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上士後以軍功拜大都督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加上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

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摠管事尋拜代州摠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爲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長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

骸骨命五郡沙門爲設佛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民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年六十三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雒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捴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

引為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
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
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己詭對曰皇太
子德業日新未覩其闕帝嘿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己弼曰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
嗣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
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為丞相尉迥
作亂鄴城恐弼為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高祖受禪陰有
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
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

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為已任與壽州摠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為行軍摠管將度江酹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凶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

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挺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韓

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
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
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眞食襄邑三千户加以寶劒
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
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候大
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爲萬
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
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
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
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

爲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頻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

非謀將韓擒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熲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爲官奴婢群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埸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隅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

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崇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為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列傳卷第十八　隋書五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侯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爲親信以質直恭勤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恒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户天和中除渭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平齊遷上開

府進爵成安郡公邑千二百戶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上柱國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薊春郡公邑二

千五百戶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揔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鬭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塞犬羊之衆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

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亡䰟竄迹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偉言念勳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毋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揔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揔管在職二年轉蘭州揔管高祖遣涼州揔管獨孤羅原州揔管元褒靈州揔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荊州揔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

國之南門令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謚曰威子嵩大業時官至大僕少卿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爲強濟累遷小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俄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領軍器監尋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迥作亂子幹與宇文司錄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悅手書曰逆賊尉迥敢遣蟻衆作寇懷州公受

命誅討應機蕩滌聞以嗟歎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迴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户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塞未安即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川子幹率衆拒之至可洛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敝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子幹為上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量閑明志情強果任經武將勤績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

驚疆塲拓土靜亂殊有厥勞是用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欽哉祇承榮册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齎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勑子幹勸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

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
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
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弥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
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
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
州子幹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
榆關揔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後
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
揔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揔管以突厥所獻馬百
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

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公稱關重鎮非子幹不可
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
賻縑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
嗣官至黔安太守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祿大
夫鄯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
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
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治裝
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

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没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尒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

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成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實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揔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鬭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

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絶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沒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揔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

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爨而還蜀王
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
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廣虛衿敬之待以
交友之禮上知為所善令萬歲督晉府軍事明年爨蠻復
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
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
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
臣留爨蠻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
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
朕以卿為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為國賊也顧有司曰明

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

數百里讋遁逃而還楊素寔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
初不爲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
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
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
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
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
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
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搒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
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總戎機往以南
寧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史爨翫包藏逆心爲民興患

朕備有成勑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勑令住致爨
翫尋爲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
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復本官近復總戎進討蕃
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兇衆欲相拒抗既見軍威便即奔
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捷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勳
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面
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
無虛罔者乃爲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
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
惜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

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有子懷義

劉方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决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髙祖為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户髙祖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歷甘瓜二州刺史尚未知名仁壽中會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畧上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揔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為長史統二十

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其有感惠如此論者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者恐於後爲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畧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眞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比景高祖崩煬帝即位大業元

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大緣江賊據險爲柵又擊破之逕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汙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乃下詔曰方肅承廟畧恭行天討飲冰遄邁視險若夷摧鋒直指出其不意鯨鯢盡殪巢穴咸傾役不再勞肅清海外

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時有馮昱王撝李充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為邊將名顯當時昱撝並不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畧有武藝高祖初為丞相以行軍摠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摠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之昱力戰累日衆寡不敵竟為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亦過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撝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摠管屯兵江北禦陳冦數有戰功為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充隴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英畧開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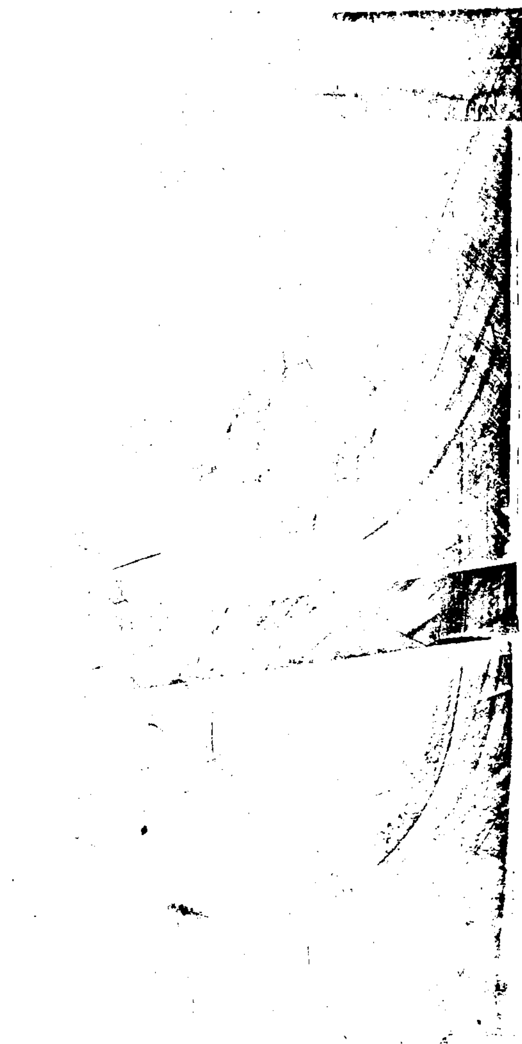
中頻以行軍揔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朔州揔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師上譴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揔管討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大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二州揔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爲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頓部落而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絶武通輕騎接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求胄隴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

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官至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也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擊胡以功官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略總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卻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功杖氣犯伍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

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翦秋邑逐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列傳卷第十八　隋書五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王長述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羆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爲祖羆所養及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三千戶除中書舍人脩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戶拜賓

部大夫出爲晉州刺史轉玉璧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揔管並有能名及高祖爲丞相授信州總管部內夷獠猶有未賔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黃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毎覽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揔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

之令使者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弟執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豆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師衍少專武藝慷慨有志畧周太祖時釋褐千牛備身封懷仁縣公加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戍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眞鄉郡公拜左宮伯賜雜綵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子仲威爵浮陽郡公後歷定鄜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

元年又以行軍總管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尋檢校利州總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率衆討之不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事江南詔衍於襄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匹米六百石拜安州總管頗有惠政歲餘以疾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七子仲威嗣衍弟子長雅尚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綸爵為河陽郡公開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內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衍從孫密別有傳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魏爲直閤將軍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爲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

人情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爲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寛厚仁恕皆此類也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加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徵還京既平王謙謙恥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彥恭爲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數年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勵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

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寬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爲掌式中士後以父軍功賜爵鶉陰子大冡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掾從護征伐數有戰功改封襄武縣公邑五百户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進封浙陽郡公增邑二千户拜幽州總管宣帝時進爵鴈門郡公高祖爲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拜柱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

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四十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傳時有五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官至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並官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馮翊王遇周齊分隔季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亨父仕關西禁錮之其母則魏司空

李沖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於滎陽齊人以其去關西尚遠老婦弱子不以為疑遂許之李氏陰託大豪李長壽攜女及孤姪入潛行草間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女功臣子甚優禮之女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為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為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為洛州刺史高祖為丞相遇尉遲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迥旬日之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

亭亭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爲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尋出爲衛州刺史加大將軍衛土俗薄亭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卧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亭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餘卒于家時年六十九謚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閣將軍潁川太守父闢渭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

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引為親信後事宇文護子中山公訓甚被親遇俄授都督明帝時為內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邑千戶入為勳曹中大夫高祖為丞相進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俄拜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遣衛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整密進取陳之策上善之於是以行軍總管鎮襄陽尋病卒時年五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贈帛四百匹米四百石謚曰襄子楷

嗣官至開府整弟肅亦以有志行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北地太守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開皇初爲柱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徹謹厚有才具甚禮之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護令徹以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雞栖原齊王高緯以大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

其鋒緯遣其驍將賀蘭豹子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憲師敗徹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軍賴以獲全後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湝於冀州俱有力焉録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公邑千户宣帝即位從韋孝寬略定淮南每爲先鋒及淮南平即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其歡心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徵爲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之鎮并州也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爲之寮佐上以徹前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

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率衆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内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獎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屈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爲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徹爲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

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胡寇封安道郡公
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廣轉牧淮海以徹爲楊州總
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
徹復領行軍總管擊破之左僕射高熲之得罪也以徹素
與熲相善因被疎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
卧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爲
孼子安遠誣以呪咀伏誅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謙周荆
州總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畧工騎射善周

官尚書畧通大義周武帝時爲侍伯上士累轉門正上士及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強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悅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

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軍俄轉驃騎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絶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

內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邑二千戶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帝遣使弔祭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嶷然嚴邸毅然難犯禦侮之

寄有足稱乎

列傳卷第十九　隋書五十四

列傳十九　隋書五十四